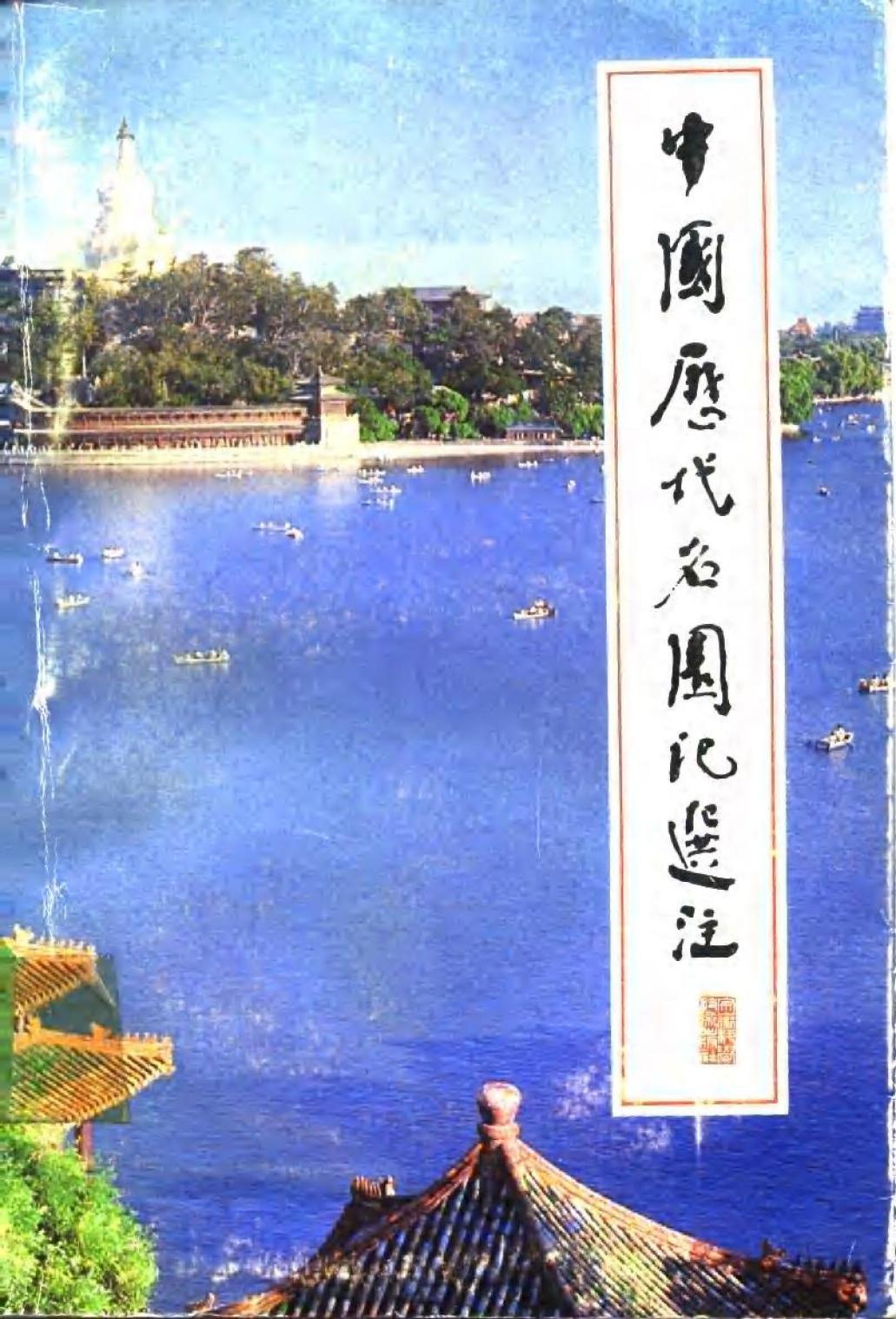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歷代名園記述注



中國歷代名園記述注

叔子

朱光

張公弛植  
陳从周校閱

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陶有法  
封面设计：马世云  
封面题字：林散之  
金 石：张乃田  
尾 花：宋子龙 马世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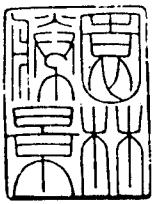
### 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

陈 植 选注  
张公弛  
陈从周 校阅

\*  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  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.25 插页4 字数：353,000  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0,000  
统一书号：10200·7 定价：2.00元



庐山草堂址

苏州拙政园





苏州网师园

杭州西湖三潭印月





无 锡 寄 畅 园



上 海 豫 园





无 锡 寄 畅 园



上 海 豫 园



## 序

陈从周

六十年前先父筑小园以娱晚景，其时余尚童年，知有山石花木之胜，自此始也。不数年先父弃养，园遂易主，是处情景，垂老犹在仿佛中。惜无园记之作，以述其梗概。稍长访天下之名园，沉醉尽日，风光难录。而往哲园林记，又时时助我遐思，深叹园与记不可分也。园所以兴游，文所以记事，两者相得益彰。第念历代名园，其存也暂，其毁也速，得以传者胥赖于文。李格非记洛阳名园，千古园记之极则，故园虽荡然，而实存也。余尝谓造园固难，而记尤不易，盖以辞绘园，首在情景，情景交融，境界自出，故究造园之学，必通园记。园记者，有史、有法、有述、有论，其重要可知矣。前辈陈养材（植）教授与张公弛先生有鉴于斯，共选历代园记加以注释，有惠于今之学者，功谓匪浅。而二公谦抑为怀，屡屡商量于不才，並属为序，浅学如余，岂有补于二公哉？陈先生六十年来，致力我国造园事业，鲁殿灵光，益喜老健。余自弱冠读《造园学概论》初获先生绪余，慕先生风仪，其后倾交，三十多年来，谊兼师友，久而弥笃，为序跋其著者数矣。今复见斯书付梓，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。深为造园界所欣慰。时余将重作西行，筹建中国庭园于旧金山，倚装匆匆，未尽所怀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于同济大学建筑系

## 自序

当今各国造园，莫不采取以庭园（我国古名园林）为起点，而渐向大自然发展的进程，以完成其美化国土的宏大目标。但庭园云云，除属个人享乐、美化环境所必需之外，所有古代庭园，因属历史文物，尤应尽力维护，传之后世，以供学者专家之研究考证。尝忆当旅日时期，所见彼邦古代庭园之保存，因经政府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，迄今完好如初者，据有关记载，全国尚有一〇九处之多；因时代不同，风格各异，经专家研究，翔实记载，图文并茂，汇为大观，令人敬佩。反顾祖国名园，或已梓泽丘墟，无复子遗；或经重加修葺，面目全非，怒然忧之。解放后，余即从事于我国名园历史考查及其图、记之征集，拟辑为《历代名园记》一书，以供中外学者之研究参考。至1981年止，前后收集园记共三十万字，为供造园学家学术上之考证及修复时之依据起见，凡园之有名而无记及有记而无实景记载者，因限于体例均予割爱，未加选辑，此不能不引为遗憾耳。是书之辑，所以屏弃空论，注重实景为主者，其用意盖在于引起当前有关部门对古代名园之重视，而将全国现存名园，一律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作定期开放，并规定参观人数，以示限制而便保护；其必修葺者，亦应按照原状恢复旧观，严禁任意取舍，以免名存实亡、丧失保存意义。同时，也藉以激起从事造园研究者的重视，将祖国庭园艺术列为研究专题之一，并将科研成果汇为专籍，以供同好学习之需。再高等院校之以“园林”名系者，尤应专开“中国庭园艺术”

(“园林学”含义不明，似不应列为正式学科名词，以免长此混淆不清，有碍造园学术及其事业之进展)一课，以便传授中国庭园艺术特殊风格，养成中国风格庭园的设计专门人才，适应目前国内外迫切需要。尝闻我国驻外使馆及华裔豪富，颇拟步式外人风尚，在其驻在国里，设置祖国风格的庭园，以资朝夕欣赏，而慰置身异域，时切故国风物之思，用意深长，实属必要。近年纽约“明轩”之建置，即其一例，惜以限于规模，仅供陈列，不无遗憾！

选录诸记，承张公驰先生协助注说，陈从周教授惠允审校，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惠允题眉，吴诗华同志不辞辛苦，玉成其事，安徽科技出版社鼎力支持，使本书得以早日问世，均所心感，特此致谢！

崇明陈 植(养材)志于南京林产工业学院

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时年八十有四

## 选注例

古人造园知名后世的，文献所记，难于遍举。有遗址幸存或几经改建而规模仍在的，绝大多数久已灰飞烟灭，只能凭文字想像陈迹（有图画传世的园毕竟太少了，而且图画也有它的局限）。可惜留下园记的并不多，而且不少作者有一个偏见，作园记也不忘“文以载道”，不肯在实景上多费笔墨。明代王世贞辑《古今名园墅编》，说是收集古今园记将近一百篇（另外也收集了题咏上千首，原来见于题咏的园，却远比留下园记的为多），这还包括赋和序一类文章在内。现在所见的园记（当然所记的园，有造于王世贞以后的），为数不止于此，本编选录，大致以反映结构、布局和景物的为标准，因此有不少园记（尽管有的出于著名的作家之手）都没有收入。选录的园记，体制不一，也并不都能看出园的概貌。有的名园（其中有些是现存的），一时没有见到适当的园记，就地域上说，也有些偏重，这只能归咎于搜辑的疏略和去取的失当。

以“园记”为名的，如《洛阳名园记》；不以“园记”为名的，如《帝京景物略》；以“游记”为名的，如《游金陵诸园记》等综记若干名园，摹写景物，虽详略不同，较之专为一园作记而粗陈建构极少铺叙的，犹为可取，而且所记园大多别无专记，应该是适于选录的。

堂记、亭记等，不是本编选录的对象，但是实际的规模是一个园，习惯上也作为一个名园在人耳目的，如：苏州“沧浪亭”，

如果因为苏舜钦所作称为“亭记”，而不予选录，未免循名而不责实。扬州蜀冈，以“平山堂”著名，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园，而是一个风景区，因此不便把《平山堂记》看作园记。

《宸垣识略》记北京园，作为文献资料来看，比通常方志所记详备得多，但是读者不以为既具实景，又有文采的园记，本编选“西苑”、“圆明园”两篇，或者还不厌其少。

虽然按照园的创建年代的先后来编排选录的园记，由于有的年代不能考定，或者创建与完成或作记之间有一段时间，同一时期又有别的园互为先后，因此会有些参差失实。综记若干园的园记，也只能按作记的年代为准。北京“西苑”创建的年代比所选园记里所记的明代诸园早得多，但是《宸垣识略》所记是清代的面貌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前代的规模），因此也还是根据作记的年代来排列。

有些园的沿革或有关故事，酌量引录在篇题之下。园主的事行，一般只略记与园的创建有关，或者可以解说原文所提到的名义的部分。

文词注释，不如通常文选的详备，形容山高水深的字，是园记作者笔下的套语，虽然冷僻，不难意会，一般都不加注。寻常的字面，有时使用的含义和浅近的解释不同，有的读者或许以为注释有些用处。一句以至一段的文义，有时用语体或平易的文言说明，只备读者的参考。关于人物和故事的注释，失考失实的地方，有待读者指正。

按照通常文言的句法原来不一定要句断的，现在标点较繁（因此也难免失误），用意只是多少可以避免误读以致难于理解，园内各种建构名称也因此用了引号。逐一说明这些题名的取义，是困难的，因此只有作者已经指出取义的原因，却又没有说出来历，或者意义不易理会时，才作注解。

## 目 次

草堂记	唐	白居易	( 1 )
《池上篇》序	唐	白居易	( 5 )
平泉山居草木记	唐	李德裕	( 8 )
〔附录〕平泉山居戒子孙记	唐	李德裕	( 14 )
沧浪亭记	宋	苏舜钦	( 17 )
独乐园记	宋	司马光	( 24 )
乐圃记	宋	朱长文	( 29 )
梦溪自记	宋	沈括	( 34 )
洛阳名园记	宋	李格非	( 38 )
艮岳记	宋	张湜	( 56 )
盘洲记	宋	洪适	( 65 )
南园记	宋	陆游	( 73 )
研山园记	宋	冯多福	( 78 )
吴兴园林记	宋	周密	( 82 )
王氏拙政园记	明	文征明	( 98 )
玉女潭山居记	明	文征明	( 105 )
谐赏园记	明	顾大典	( 108 )
豫园记	明	潘允端	( 113 )
露香园记	明	朱察卿	( 118 )
安氏西林记	明	王世贞	( 122 )
弇山园记	明	王世贞	( 130 )

游金陵诸园记	明	王世贞	(157)
灵洞山房记	明	王世贞	(174)
寄畅园记	明	王稚登	(180)
愚公谷乘	明	邹迪光	(187)
熙园记	明	张宝臣	(197)
日涉园记	明	陈所蕴	(202)
乐志园记	明	张凤翼	(206)
集贤园记	明	陈宗之	(212)
梅花墅记	明	钟惺	(215)
影园自记	明	郑元勋	(220)
归田园居记	明	王心一	(228)
横山草堂记	明	江元祚	(234)
游勺园记	明	孙国光	(239)
《帝京景物略》记北京园	明	刘侗	(244)
离山注	明	祁彪佳	(259)
涉园记	清	叶燮	(296)
依绿园记	清	徐乾学	(305)
水绘园记	清	陈维嵩	(308)
纵棹园记	清	潘耒	(312)
重葺休园记	清	方象瑛	(314)
题淖上书屋	清	何焯	(317)
江村草堂记	清	高士奇	(321)
安澜园记	清	陈璫卿	(333)
春草园小记	清	赵昱	(340)
〔附录〕小山堂藏书记	清	全祖望	(356)
随园记	清	袁枚	(359)
〔附录〕随园图说	清	袁起	(362)
逸园记	清	蒋恭棐	(371)

- |  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|
| 《宸垣识略》记西苑   | 清 | 吴长元 (375) |
| 《宸垣识略》记圆明园  | 清 | 吴长元 (382) |
| 《扬州画舫录》记扬州园 | 清 | 李 斗 (393) |
| 网师园记        | 清 | 钱大昕 (420) |
| 渔隐小圃记       | 清 | 王 翳 (423) |
| 邓尉山庄记       | 清 | 张问陶 (426) |
| 愚园记         | 清 | 邓嘉缉 (431) |
| 将就园记        | 清 | 黄周星 (436) |

# 草堂记

〔唐〕白居易

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先世太原人。唐宪宗元和十年（八一五）宰相武元衡为盗所杀，居易时为左赞善大夫，疏请捕贼，宰相裴度不满意，又有人论劾他，因而贬江州（今九江）司马。浔阳江头为商人妇作《琵琶行》，感伤沦落，至于青衫泪湿，正是这时候的事。虽然谪官暂居，他在庐山也筑了个寓园，自撰《草堂记》，今据《白氏长庆集》录。

“匡庐”奇秀甲天下山，山北峰曰：“香炉”<sup>①</sup>，峰北寺曰：“遗爱”（“爱”下有“寺”字，一本无，可从）。介峰、寺间，其境胜绝，又甲“庐山”。元和十一年秋，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，若远行客过故乡，恋恋不能去，因面峰腋寺，作为草堂<sup>②</sup>。

明年春、草堂成，三间两柱，二室四墉，广袤丰杀，一称心力。洞北户（“户”一本作“窗”），来阴风，防徂暑也；敞南甍，纳阳日，虞祁寒也<sup>③</sup>。木、斲而已，不加丹；墙、圬而已，不加白；城阶用石，幕窗用纸，竹帘纻帏，率称是焉<sup>④</sup>。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道佛书各三两卷。

乐天既来为主，仰观山，俯听泉，旁睨竹树云石，自辰及酉，应接不暇。俄而物诱气随，外适内和，一宿体宁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后颓然，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<sup>⑤</sup>。自问其故，答曰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轮广<sup>⑥</sup>十丈，中有平台，半平地；台南有方池，倍平台。环池多山竹野卉，池中生白莲、白鱼。又南、抵石涧，夹涧

有古松、老杉，大仅⑦十人围，高不知几百尺，修柯戛云，低枝拂潭，如幢竖，如盖张，如龙蛇走③。松下多灌丛、萝茑，叶蔓骈织，承翳日月，光不到地。盛夏风气如八、九月时。下铺白石为出入道。堂北五步，据层崖，积石嵌空垤塊，杂木异草，盖覆其上，绿荫蒙蒙，朱实离离，不识其名，四时一色。又有飞泉，植茗就以烹焯。好事者见，可以永日⑨。堂东有瀑布水，悬三尺，泻阶隅，落石渠，昏晓如练色，夜中如环珮琴筑声。堂西，倚北崖右趾，以剖竹架空，引崖上泉，脉分线悬，自檐注砌，累累如贯珠，霏微如雨露，滴沥漂洒，随风远去。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：春有“锦绣谷”花，夏有“石门涧”云，秋有“虎溪”月，冬有“炉峰”雪⑩，阴晴显晦，昏旦含吐，千变万状，不可殚纪覩缕而言，故云：“甲庐山”者。

噫！凡人丰一屋，华一箦，而起居其间，尚不免有骄稳之态⑪；今我为是物主，物至知知各以类至⑫，（一本作：“物至致知各以类至”）又安得不外适内和，体宁心恬哉？昔永、远、宗、雷辈十八人⑬，同入此山，老死不反，去我千载，我知其心，以是哉！矧予自思，从幼迨老，若白屋、若朱门⑭，凡所止，虽一日、二日，辄覆篑土为台，聚拳石为山，环斗水为池，其喜山水病癖如此。一旦蹇剥，来佐江郡⑮，郡守以优容而抚我，“庐山”以灵胜待我，是天与我时，地与我所，卒获所好，又何以求焉？尚以冗员所羁，余累未尽，或往或来，未遑宁处⑯；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，司马岁秩满，出处行止，得以自遂，则必左手引妻子，右手抱琴书，终老于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，清泉白石，实闻此言。时三月二十七日⑰始居新堂，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、范阳张允中、南阳张深之、东西二林寺长老湊、朗、满、晦、坚等⑱凡二十有二人，具斋施茶果以乐（一本作“落”，当是）之，因为《草堂记》。